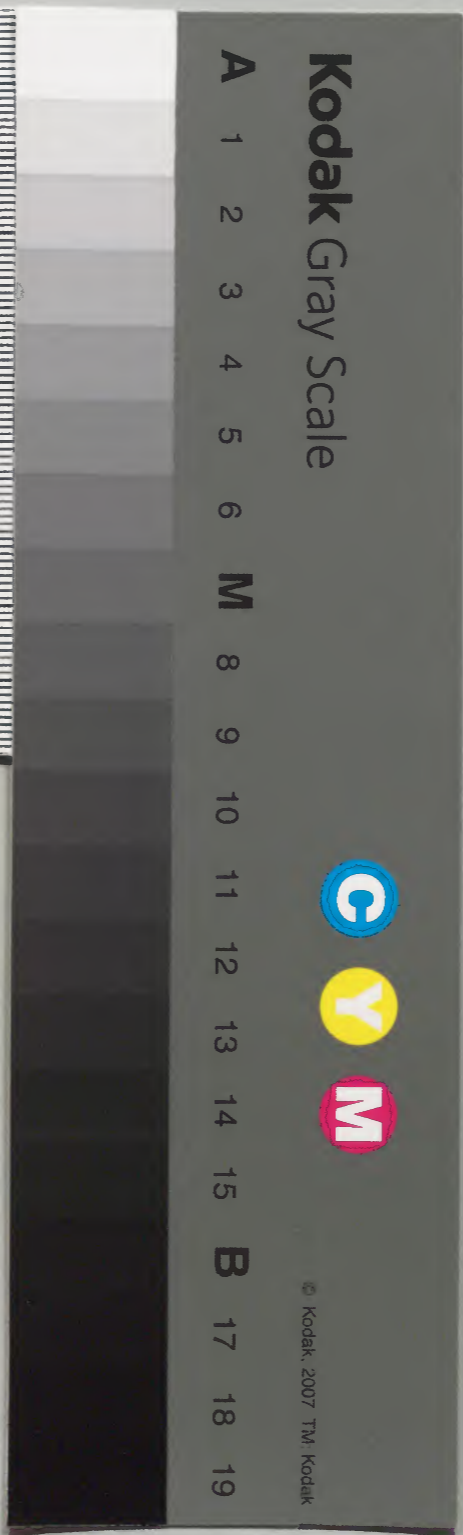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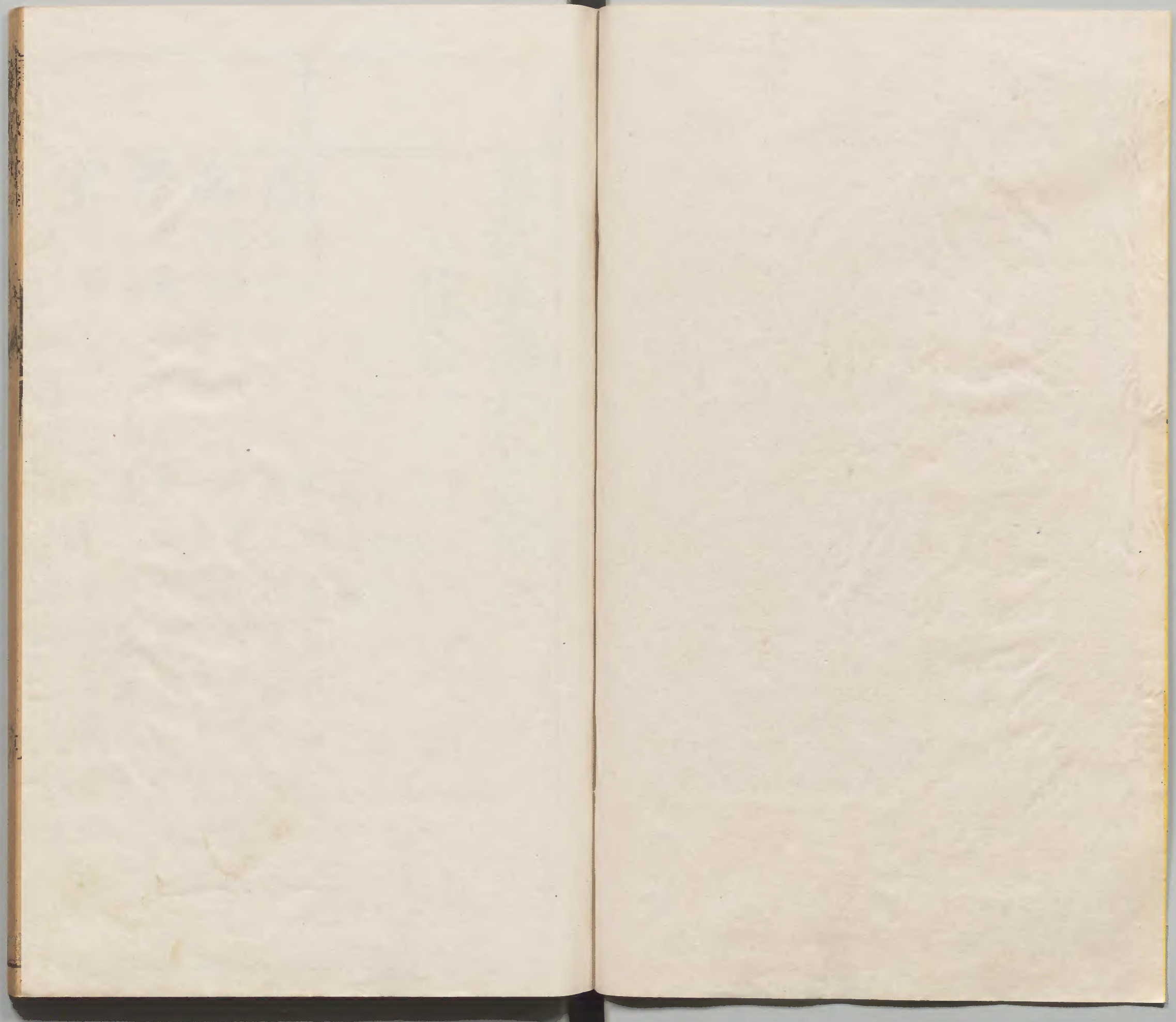


春秋大全

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0
冊數	108 (58)	
函號	別	3 1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七

淺草文庫

莊公一

公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夫
人哀姜年十四歲即位
在位

三十二年謚法
勝敵克亂曰莊

周

魯莊公十二年莊王崩子僖王
立莊十七年僖王崩孫惠王立

鄭

厲公莊二十四年鄭傅段殺子儀而納
厲公卒子文公立

齊

魯莊公八年襄公弒莊九齊桓公
小白入于齊是年齊管仲為政

宋

魯莊公二十二年閔公弒弟桓公御說立
閔公捷立

晉

異進侯緡之二十七年魯莊公之十六年也曲沃武公伐晉滅之○曲沃武公二十三年魯莊公十六年滅晉侯緡周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始更號曰晉魯莊公十七年武

公卒子獻公侂諸立

衛

魯莊公六年齊納惠公放黔牟于周莊二十五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

蔡魯莊公十年楚敗蔡師執哀侯以歸莊十九年哀侯卒于楚蔡人立其子肸為

曹

魯莊公二十三年曹莊公卒子僖公夷立魯莊公三十二年僖公卒子昭公班

立

滕

詳見隱公元年

陳

魯莊公元年十月莊公卒子宣公杵臼立

杞

詳見隱公元年及僖公元年

薛

魯莊公三十一年薛伯卒

邾

魯莊公十六年邾子克卒即儀父也邾子瑣立莊公二十八年邾子瑣卒文公

立邾薛

許許叔入許五年即僖公

小邾魯莊公五年即黎來

楚魯莊四年武卒子堵敖熊羆立莊二十

年記以莊十八年為堵敖元年楚桓公以兵侵

楚至涇莊公三十年楚子文為令尹

秦詳見隱

吳詳見隱

越詳見隱

戊莊王元年齊襄五年晉緡十二年衛惠

厲八年子儀元年曹莊九年陳莊七年卒

杞靖十一年宋莊十七年秦武五年楚武

春王正月

左傳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公羊傳何以不言即位
位春秋君執子不言即位也穀梁傳繼君不言即位
隱之也執隱子也穀梁傳繼君不言即位也
繼弒君不言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或曰莊公嫡長

其為儲副明矣雖內無所承上不請命獨不可以
享國而書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莊雖
嫡長而未誓安得為國儲君副稱世季也夫為世
子必誓於王為諸侯可以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擅
有其國即諸侯之位耶春秋繼而不書父子君臣
之大倫正矣或問子同承矣不書即位何也禮舉之是
氏曰同雖冢嫡然未嘗命也其內無所承明矣高氏曰
公上不受於天子而父以弒逆得位又不以高氏曰
終無所受於天子而父以弒逆得位又不以高氏曰
曰經不書即位之意與莊公繼之弒者又與春秋既
非始出惠公之意與莊公繼之弒者又與春秋既
托蓋潤之立猶念矣而莊公繼之弒者又與春秋既
同於魯桓公見於齊固不及有立子牙卒不得
繼承之切創鉅痛深異於齊固不及有立子牙卒不得

即位而討父仇未討亦當告於天子其不書即位之無
而弒於鄰國者異矣然以人子之其心處莊公之位
於桓公特書之無志非矣可與隱之且此三月文姜
左氏謂不稱即位乎劉氏曰原左傳以此意當為文姜
何妨正月即云耳不劉氏曰原左傳以此意當為文姜
未妨正月即云耳不劉氏曰原左傳以此意當為文姜
書也且至文公故不忍耳不劉氏曰原左傳以此意當為文姜
忘文姜之弒其父矣何文姜感之而還則莊公已
日禮然莊公不書即位王姬閔公穀以姜之孫齊乎汪氏
之禮然莊公不書即位王姬閔公穀以姜之孫齊乎汪氏
即位不忍也年公主王姬閔公穀以姜之孫齊乎汪氏
非即位不忍也年公主王姬閔公穀以姜之孫齊乎汪氏

三月夫人孫于齊

左傳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公羊傳孫者何孫猶
孫也內諱奔氏謂之孫夫人親禮也公羊傳孫者何孫猶
念母也正月奔氏謂之孫夫人親禮也公羊傳孫者何孫猶
氏也正月奔氏謂之孫夫人親禮也公羊傳孫者何孫猶
齊侯曰同非吾子齊侯其與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

夫輕人之喪然則恩輕而義重矣河廣之詩其詞
此取而聖人錄于國風者明宋襄公之重本亦此
義也宋子曰衛宣姜女為宋桓公夫人而義不
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國遠母出與廟絕不
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宋則不致其孝沒則孫
為襄公者將矣明之非何生則致其孝沒則孫
已其垂訓遠矣以問文姜與孫曰齊人外孫何
日絕于外則夫姪孫于齊則知其去氏內齊乎
氏皆去曰夫姪孫于齊則知其去氏內齊乎
氏安知其非姪乎張氏曰文姜之難罪矣上通
為魯臣子者原掩先君見弑之由固難矣嗣君
所出而社稷而重本也古之妻綱人為服禮有
服有輕重三綱之重也古之妻綱人為服禮有
為母期皆所以綱之重也古之妻綱人為服禮有
子禽獸也永嘉呂氏曰倫之正而孫人耳則夫
子之義絕矣夫嘉呂氏曰倫之正而孫人耳則夫

會齊侯其薨其葬皆書夫而聖人之書此也母乃
濶於名實乎曰桓公雖書且見為夫也我於母也
以夫人名乎聖人書之亦且紀實而巳矣曰下如
之夫桓公姜氏者於一貶罪惡自見矣曰文姜
齊復桓公姜氏者於一貶罪惡自見矣曰文姜
與國桓公姜氏者於一貶罪惡自見矣曰文姜
魯可國桓公姜氏者於一貶罪惡自見矣曰文姜
亦或齊人見其無所容則其絕之也若自愧極
返或齊人見其無所容則其絕之也若自愧極
而非與會或享如齊之深宮一書之義矣至矣
而與會或享如齊之深宮一書之義矣至矣
春移其宗廟大義也所以深宮一書之義矣至矣
秋於文絕姜不姜義以之為當廢為庶人而武
太於文絕姜不姜義以之為當廢為庶人而武
彰稱而稱武后蓋氏而疑於庶人而武
筆削父后則武后蓋氏而疑於庶人而武
公羊云夫固豈非齊得朱子之筆削前乎史○
先在齊而人隨喪而歸矣蓋梁曰接練時錄母之
知夫在齊而人隨喪而歸矣蓋梁曰接練時錄母之

人之也亦言夫人先在齊至練時始錄之亦非也
 廬陵李氏曰三傳文姜之為文孫左注本未歸但為文姜既
 掃而復出奔公穀則以姜之絕公穀以已不歸然猶姜氏
 時感夫不與祭故錄之絕公穀以已不歸然猶姜氏
 左注以為文姜宜與齊絕之左氏本以為絕不為親乎但
 文姜謂魯之臣子當然考之文姜而本以文為絕不為親
 知非謂魯之臣子當然考之文姜而本以文為絕不為親
 文意不明致杜氏誤釋此耳故胡氏引孔季彥之言
 而左氏之傳始明要之精
 條公穀皆通而殺梁尤之精
 單音善後同逆左作送

夏單伯逆王姬

公羊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何
 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天子者何
 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之
 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何
 其京師何如也夫其義不可受也
 其義固不可受也杜氏曰於齊使不稱字以王為尊且

女別於內

單伯者吾之命大夫也范氏曰單伯天子禮諸侯
 使還其國為大夫者不名陸氏曰於諸國大夫王
 賜之圻內邑為號令婦如單伯之嫁也
 王姬使我為之主也杜氏曰王姬之嫁也
 之敵何氏曰不自為主者行婚之禮則廢婚者
 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者行婚之禮則廢婚者
 歸魯遺單伯往逆王姬于周俾嫁女于齊命魯主之
 齊也其不言如者穀梁子以為義不可受於京師
 也躬君弒于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
 可受也范氏曰魯桓公見殺於齊若天子命為主則
 京師明忘親釋怨則無以立人道矣張氏曰常事
 師此明忘親釋怨則無以立人道矣張氏曰常事
 書之斬衰而主婚於此非禮况齊乃不可書而此持
 讎柰何與之主婚於此非禮况齊乃不可書而此持

而國之三綱絕矣孫氏曰天子命莊公主讐婚而公不辭故交訊之固當躬至京師天子置館命同姓以義推之今齊賓主之禮然又親迎而命之單伯反之義也今齊賓主之禮然又親迎而命之單伯反之義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左傳為外禮也公羊傳何以書訊何訊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王姬者則何為之何以禮主王姬者則何為之

魯於王室為懿親其主王姬亦舊矣館於國中必有常處王姬聲孫氏曰魯主王姬不一今特築之於外者穀梁子以為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于外也

春秋左傳卷之六

露川吳氏曰時公在梁聞慮齊侯親逆若以嘉服見則於心不安又不取辭主昏之事故特築館于外以爲王姬之舍而俟齊侯之築之於外得變之迎因其變常而善之以譏也

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讐禮記曲禮父之讐不與共戴天莊公於義不可爲之主築之於外之爲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爲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焉或曰天王有命固不可辭使單伯逆于京師上得尊周之義爲之築館于外下未失居喪之禮奚爲不可曰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讐万居苦塊此禮之大變也杜氏曰關故異其禮是常禮之變也然不知父讐未復未而與之主婚實禮之大變不可以常禮言之也而爲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

再書又再書者注氏曰一書逆王姬再書其義以復讐爲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故雖築館于外不以爲得禮而特書之也高郵孫氏弒於齊仇讐未復天之王迎使魯主王姬之婚莊公未之辭爾辭之固與不辭同姓之諸侯蓋而築館於外孰與與辭之不固與不辭同姓之諸侯蓋桓天子不能正而使之曾主王姬也陳氏曰齊襄弒魯計失年氏曰夏逆而秋築館又見前逆之爲大早衛欲結齊好以爲安故自王姬之強不逆之爲大早幾微見於齊而動則非畏王命而不敢辭之主婚之意畧無實乃畏齊而不肯辭也比事以觀而莊公忘讐之事罪不可揜矣趙氏曰左氏云于外禮也與讐之主婚縱非在城外豈爲禮也盧陵李氏曰公羊以築于外爲非禮也左氏知魯主王姬之常事而不知齊之日爲齊乃讐也左氏知魯主王姬之常事而不知齊之日爲齊乃讐也而不知讐終不可與交則雖爲外而亦非也又

曰春秋書築館一築臺三築
園三築邑一皆創始之文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高氏曰莊公與桓
王同時王名林而公亦名林君臣同名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此書錫命之始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
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穀梁傳禮也禮有受命無來錫命
死追錫之不正甚矣杜氏曰榮叔字

啖助曰不稱天王寵篡弒以瀆三綱也何氏曰禮
車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子
矢八錫桓行實惡而追錫所以勸善死當加善謚不
加錫桓行實惡而追錫所以勸善死當加善謚不
陳氏曰桓篡立周人不能以為罪宰渠伯糾來仍
家父又來終桓之身不能正而追錫命故於是焉
重者莫重於追錫命故於是焉

王使聘桓者三死又追命大惡不討而恩禮加
誰不勸於為惡春秋弒君三十六豈無自而然哉

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

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孫氏曰桓弒逆之人莊王

子之為天無天甚矣能法天也桓無王王無天

其失非小惡也與葬成風引為夫人使妾並嫡無

以異故其文一施之劉氏曰王善奪而無必純法天

今桓公篡君取國終不受命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也
引之無夫天法甚矣其失非小過小惡也與葬成風
秋之所譏於王多矣獨至於錫桓公命賜葬成風以
無天責之者王多矣獨至於錫桓公命賜葬成風以
臣弒君妾潛嫡而王尊禮之貴也至重也廢人倫
不深貶范甯乃以出居于鄭來聘求車三事為證

朝又無敵備之功造使錫命之非正也然此之桓
 公則有問矣故錫桓公及不葬於成風也范甯曰
 乃叔來聘家父求錫桓公失而皆善天則成風天
 出所存舊史有詳畧桓公失而皆善天則成風天
 義居其罪尤大於錫桓公失而皆善天則成風天
 桓公以臣弒君成風桓公失而皆善天則成風天
 故其文一施九錫一何休氏曰錫命之非正也
 禮德三樂則有九錫一何休氏曰錫命之非正也
 以其安其體六伐九錫一何休氏曰錫命之非正也
 鐵鉞使得專伐九錫一何休氏曰錫命之非正也
 不里不能言命不專伐九錫一何休氏曰錫命之非正也
 穀梁汪亦引九錫一何休氏曰錫命之非正也
 何休氏曰錫命之非正也
 今命受服宗伯以錫九錫一何休氏曰錫命之非正也
 官七命賜國八命受位儀四命受器五命受命六命受命
 矣舊命賜國八命受位儀四命受器五命受命六命受命
 衣服玄衮九錫一何休氏曰錫命之非正也
 也納陛從中階而片也虎賁三百人居之弓矢彤旅

之盛以圭也鉞鉞之大柯斧賜之專殺也桓
 酒冕圭璧因錫其終喪八祭見而賜之氏於文元
 歲時參朝而錫之彤弓絳矢因賜之氏於文元
 之然參朝而錫之彤弓絳矢因賜之氏於文元
 宰孔賜齊侯命服亦命服亦命服亦命服亦命服
 襄王命賁而亦命服亦命服亦命服亦命服
 拒鬯虎賁而亦命服亦命服亦命服亦命服
 休范甯本附會但其所引禮及白虎通則此何
 儒以漢法附會但其所引禮及白虎通則此何
 分三事蓋詩人毛伯也錫命注曰諸侯賜即齊侯
 亦以三事蓋詩人毛伯也錫命注曰諸侯賜即齊侯
 考之左傳命圭在元七年伯也錫命注曰諸侯賜
 賜以命圭在元七年伯也錫命注曰諸侯賜
 不而言命圭在元七年伯也錫命注曰諸侯賜
 劉定公賜齊侯命服亦命服亦命服亦命服
 周室師保萬民世命曰昔伯也錫命注曰諸侯賜
 繫伯舅是賴今余命女大率東海王先靈王侯
 考無忝乃舊敬之哉命無廢茲命昭七年衛侯
 命景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昭七年衛侯
 恪在我先王之辭亦右以策書以此觀之則錫命
 圍而命晉文之辭亦右以策書以此觀之則錫命

其事若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
之禍於餘立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由
為後戒也魯在春秋中見弑者三君其賊未有不
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為主將去聲專會諸侯
不出隱公之命見左傳十年公仲遂擅兵兩世入祀
伐邾會師救鄭見左傳僖公二十七年三軍服其
威令之日久矣故翬弑隱公而寫音氏不能明其
義見左傳隱公十年慶父弑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見
傳莊公三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
其死公見左傳八年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
為戒遠矣張氏曰莊公之立寢苦枕戈莫先於率

帥師先有事於無罪之小國兵與無名而慶父以
尊而屬主兵使之得政以制一國之權平政之本既
失而權移於下以成異日之子般而公之禍故詳書
以訊之蜀杜氏曰此大夫之專而公之禍故詳書
蓋聖人病其不能復齊之讐也盧陵李氏曰義尤曰為
公大夫而書帥師伐亦春秋特筆欲以啟問者察事情也
魯邑而隨程氏曰於餘丘小國蓋其後厲杜氏曰前
庸注氏曰於餘丘小國蓋其後厲杜氏曰前
未賈有言曰於餘丘小國蓋其後厲杜氏曰前
而賈有言曰於餘丘小國蓋其後厲杜氏曰前
公羊言知也切為經書於餘丘小國蓋其後厲
帥師不害也切為經書於餘丘小國蓋其後厲
權伐國伐邑不其必詳辨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傳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為錄焉爾
我主之也穀梁傳
為之主者卒之也

內女嫁為諸侯妻則書卒王姬何以書比內女為之服也故檀弓曰齊告禮記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孔氏曰魯為主比之魯女故為之服出嫁姊妹之服范氏曰曰主其嫁則有兄之服死則服之臨川吳氏曰禮經本無為王姬服之禮在公因夫服稱情而為之節者也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特卒王姬以著其罪薛氏曰曰主昏之為服自莊公始也喪非禮也不然外父母之卒不書耳今以世禮而厚其喪戴天之讐而主齊夫人卒不書張氏曰莊公舍不共戴天之罪可謂大矣故自逆王姬至此時齊而不知有繁而不殺以正其禮自逆王姬至此時齊而不知有而成章也汪氏曰周禮為王后齊衰解之者曰諸

侯為之不拔期固未聞主昏王女而為之服也春秋於王后之喪略矣而顧為王姬之服其重在於齊而不在周也或者以為尊王命過矣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左傳善姦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止也婦人不言會言顯然書之此年出會其義皆同夫人之行不以禮故還皆不書
聘于秦為夫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匡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

通乎其下况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
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
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
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
爾資中黃氏曰天下後世為人子而使母不至是
張氏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觀春秋書法如地則
以孔子而當周公之任正文姜之罪必不免於管
蔡之誅矣冢氏曰姜氏身負弑君未討之誅甫除
喪而出往會其兄齊襄方有大惡覆載之所不容
而為是故於春秋聯書之此而而與康子言皆不
祭悼子康子與焉不闔而與康子言皆不踰闕
為別於男女之禮夫季世俗薄而敬姜獨能守禮
而不違春秋之禮亦猶美敬姜之行雖惡不容其
善惡惡之心亦猶美敬姜之行雖惡不容其善
云婦人既嫁不踰竟若然則父母存豈得從其婦

寧乎又未嫁之女婿
居之婦豈得踰竟乎
馮反水反

乙酉宋公馮卒

高氏曰觀宋莊公之不以國與子有以知之矣

庚莊王三年齊襄七年晉絳十四衛惠九年
寅六年蔡哀四年鄭厲十子儀二
曹莊十一年陳宣二年杞靖十三宋
閔公捷元年秦武七年楚武五十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左傳疾之也公羊傳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穀
梁傳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
仇讐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
穀梁子曰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

會仇讎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陳氏曰隱桓莊之世吾大夫會伐桓名之自公孫茲不貶矣范氏曰齊受天子罪人為之與師而魯與同故受天釋怨其罪大矣况與合黨興師伐人國乎高氏曰齊魯欲納之然天王已絕朔而立公子命納不義之君其罪大矣薛氏曰莊公之讐不報而與之命納不義之其田而美人之田莊公謂衛朔在齊不書帥師所將成父志乎夫冢氏曰或謂衛朔也朔不能復父之讐而成父之惡滋不孝也賢中黃氏曰朔不待父之讐而去族非未賜去族之惡比蜀氏曰慶父專兵曰廬陵李氏曰考之三本史記以為衛朔出奔二天子立黔牟何休據之則黔牟與齊雖未天子罪孰是而此時備朔在齊齊然氏則以齊受天罪孰是而此時備朔在齊齊然於餘立莫先於率黨罪人固不足貴而莊公新立齊齊然

氏疾之無見也說固得之惜乎注者之無見也說固得之惜乎注

夏四月葬宋莊公

穀梁傳月葬故也

五月葬桓王

左傳緩也公羊傳此未有言崩者何以善葬蓋改葬也穀梁傳傳曰改葬也未有言崩者何以善葬蓋改葬也
左氏曰緩也年崩七年以桓葬也天子七年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

鄒戶圭反

秋紀季以鄒入于齊

左傳紀於是乎始判公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
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柰魯子
日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穀梁傳鄒紀之邑也入于
齊者以鄒事齊也入者內弗受也杜氏曰齊欲戒紀
故季以邑入齊為附庸先祀不廢也杜氏曰齊欲戒紀
書字貴之鄒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

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君
以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有
罪者必加貶注氏曰私逃若知庶其莒牟今季不
書奔則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貶
則書名宋辰秦鍼其廉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蔡
季許叔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

命矣陸氏曰紀季以君之邑入于他國不書曰叛
者蔡叔許叔紀季蔡季皆趙氏曰諸侯兄弟以國車字
國而字之言與君一辭也所以不書名者天下無
道強衆相凌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屈已事齊
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為之者非其罪也所以
無貶乎劉氏曰紀季見齊之必將滅已故請先下
援存亡繼絕之義使宗廟血食後嗣入云若難詞
復見叔姬痛斷是也齊將吞并紀季深觀存亡之
也范氏曰紀國微弱齊超然遐舉以鄒事齊庶亂
嗣不泯宗廟永存春秋賢之故褒之陳氏曰紀侯
之邑而季以威人入齊若以邑叛其稱字紀侯意
在而自桓始入齊以圖不絕也如綏季以鄒入齊
得免焉遷邢鄆以圖不絕也如綏季以鄒入齊
紀於是不稱字則疑於宋魚石知庶其張氏曰王政
稱字不稱字則疑於宋魚石知庶其張氏曰王政

不行伯者未作強大吞并無故肆行小國不能校
暴春詞下敵以行宗祀大吞并無故肆行小國不能校
也高氏曰紀侯自度無威而鄰國卒莫能救與師而天
終不祀執若正求援於魯而附庸甚以齊庶宗與師而
絕祀也此從權紆禍不鄰為附庸甚以齊庶宗與師而
天也封邑入于義折地聖人去國之志以邑均王法則書
善入以宗國為寄矣地聖人去國之志以邑均王法則書
也氏曰春秋書地而竊色者君之罪著矣書婁也廬陵
李氏曰春秋書地而竊色者君之罪著矣書婁也廬陵
入于某者宋魚石晉欒盈是也書地者著矣書婁也廬陵
邑叛君之罪見矣今季不書奔也書地者著矣書婁也廬陵
二例也春弟明非如侯之薄也書地者著矣書婁也廬陵
罪不使與其秋公知權亦如侯之薄也書地者著矣書婁也廬陵
之不可與則可謂之周例也此餘見蔡季而下○趙氏曰
未可與微子適周例也此餘見蔡季而下○趙氏曰
公羊云何子以不賢劉氏曰穀梁之入者命且不得已
非也何足為賢哉劉氏曰穀梁之入者命且不得已
而然何足為賢哉劉氏曰穀梁之入者命且不得已

云歸于
齊乎

滑(公穀)作即

冬公次于滑

左傳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誰凡師一宿為
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公羊傳其言次于滑也
而紀而復不能也杜氏曰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
穀梁子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臨川
曰紀將亡矣以昏姻之故告急于魯魯莊不憐於
已故伯出次于滑將會鄭伯不可止也故謀而祈哀乞憐於
齊鄭伯聞之難而辭其力終不能救故紀次師於
濟將以欲鄭之會而辭其力終不能救故紀次師於
也彼於父之仇尚忘之而不圖豈真有救於存心
哉故書以深訊之出師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
無名以深訊之出師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
救而書次以次為譏次于滑譏之也高氏曰但書

苗

自出者馬薛氏曰書魯紀有婚姻之好去當恤其
 患於齊有父之讎不共戴天苟能救紀仰齊一舉
 而兩善并矣行之則復仇救弱之義兩存又見義
 不為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聲去故書公次于滑以
 譏之也或言夫子意在刺無王命若譏其怯懦則
 當褒其勇者春秋乃鼓亂之書為此言者誤矣易
 於謙之六五則曰利用侵伐程子曰五以君位之
 下眾所歸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亦須順以接於
 威武相守然後能服天下故利用侵伐師之六四
 則曰左次無咎程子曰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
 常也見可進而進知難而退乃為咎也師之進退
 耳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乎注氏曰春秋書

次於滑次于成次於滑次于成
 紀侯去國即及齊紀侯去國即及齊
 公而卒為救患之虛聲公而卒為救患之虛聲
 齊而卒為救患之虛聲齊而卒為救患之虛聲
 其所以救者非有救其所以救者非有救
 階也救者非有救階也救者非有救
 也救者非有救也救者非有救
 民其夫齊桓伐楚民其夫齊桓伐楚
 倫雖曰緩於善如倫雖曰緩於善如
 伊陵李氏曰春秋伊陵李氏曰春秋
 皆無志之君也皆無志之君也
 也莊十年編書次也莊十年編書次
 師三君父死馬不師三君父死馬不
 也降於齊救者不也降於齊救者不
 不疑於救者不不疑於救者不
 則疑於救者不則疑於救者不

辛 莊王四年 齊襄八年 晉緡十五年 衛惠十 豨

卯 莊十二年 陳宣三 杞靖十四 厲十一 子儀四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穀梁傳 饗甚矣 享齊侯所以

享者兩君之禮 杜氏曰 祝丘魯地 享食也 兩君相所以訓共

儉也 兩君相見 享于廟中 禮也 杜氏曰 周禮大行

則諸侯相享亦當於廟中 犧象不出門 嘉樂不野

合非兩君相見 又去其國而享 諸侯甚矣 高氏曰

之禮乎 蓋為名而已矣 高氏曰 前此嘗會矣 而未

之享也 今享矣 又復如齊師矣 人之為不善一縱
之後 如水方至 莫如所極 臨川吳氏曰 古者飲
之禮 有三享 食禮之次 多之食物 甚盛而飲
物不盛 禮禮之次 多之食物 甚盛而飲 雖酒
飲酒如燕禮 之禮 多之食物 甚盛而飲 雖酒
無行 如氏曰 六人之禮 于野者 况婦人乎 然此
也 家氏曰 六人之禮 于野者 况婦人乎 然此
其逆也 春秋所以著其去淫 齊襄今稱 姓姜氏
無別也 春秋所以著其去淫 齊襄今稱 姓姜氏
蓋示之禮 為禽獸之所行 以計其亂 倫之罪 張氏
王之漸 其變為禽獸之所行 以計其亂 倫之罪 張氏
之禮 有餘年 卒至文姜之亂 道也 漢人有云 淫亂
儀禮 有閑 天子諸侯 大夫之始 垂訓遠矣 春秋
享齊侯 宋公 齊侯 晉侯 楚子 宣子 鄭子 來朝
公與之 宴公 享宰 周公 范宣子 享于策 雖則
甯俞 華耦 亦不書也 而書夫人 享齊侯 則以其非
也 禮王 享晉侯 亦不書也 而書夫人 享齊侯 則以其非

三月紀伯姬卒

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商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范氏曰禮諸侯絕旁期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已同則變不服之例為之服大功則服大功伯姬者隱二年紀履緌所送者內女嫁國君則服大功常事也此卒者為下紀侯去國齊葬伯姬起注氏曰內女為諸侯喪夫者七紀而詳其本末也姬志卒葬蓋聞之卒喪共姬之賢而伯齊子叔姬不書卒被出非復其國非尊同九年白姬把文十二年書卒蓋不復其國非尊同九年白姬卒叔姬宋蕩伯姬及婦齊高固子叔姬則嫁大夫而慶卒也若夫紀叔姬非夫人而書卒書葬則以其賢而不卒也若夫紀叔姬非夫人而書卒書葬則以其賢而特錄之乃春

附錄左傳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于馬故曰武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無歸工

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櫟木之下令尹成卒於莫敖屈重除道梁差營軍臨隨人懼行成卒於莫敖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張氏曰三國遇垂謀取紀也

蘇轍曰鄭伯子儀也桓十五年書突出奔蔡忽歸于鄭是年九月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弑忽立子亶音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亶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弑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可乎春秋闞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衍苦旦與剽是也突衍始終為君子儀君

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
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流
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有明天子則
乎公得為若行乎曰不得也則襄公曷為天子則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錄思疾者四年而後梁傳大
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梁傳大
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紀侯
加乎君子程子曰大去責在紀也非齊之罪也
鄭信遇於垂方謀伐之紀侯遂去其國齊師未加而
已去故非齊之罪也

凡大閱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大無者
志倉廩之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
置之而不顧也注氏曰大夫去者如荀偃云大還婦
之物盡棄不顧也或曰以爭國為小而為以去國
為大而為之者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

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歟曰有國家者以義
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則當效死而勿去以
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
於斯二者顧所擇如何爾然則擬諸太王去邠之
事其可以無愧矣曰太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
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太王之可擬哉劉氏曰太
也事之以珠王犬馬皮幣猶不止然後去紀季以
斷入齊亦紀侯之所以前事齊矣猶不止然後去
以紀季無譏於後也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
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
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鄒而不
綠紀侯之卒明其為君之末矣杜問紀侯大夫去其國
杜氏以為不反之

姬於是特書葬不以往會也苟宜書葬雖不往會
書之陳哀公在殯楚師成陳輿雙袁克莖之書曰
及陳侯與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不書也達
例未足觀春秋廬陵李氏曰春秋內外不書葬者
三人此與紀叔姬宋公為姬皆閔之也
○劉氏曰公羊以襄公為賢非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禚公之終作部

公羊傳公局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
諱與讐符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
獨於此馬讐於讐者將壹讐而巳故擇其重者而讐
焉莫重守其與讐符也於讐者則曷為將壹讐而巳
讐者無時焉可與通也則為讐者則曷為將壹讐而巳
譏而巳其餘從同同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
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也何為卑公也
怨不釋刺也

穀梁子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
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不復讎而怨不釋刺也
釋怨也許氏曰齊侯書人隱辭也不忍公之與仇
其為齊之君曰會獵遊田之事也遊田齊人何以知
微者則君何為與之會會之非微者也田父母之讎
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與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
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周禮調人凡和難父之仇
千里之外從兄弟之仇不可同國君之仇視今莊
父師長之仇視兄弟朋友之仇視從父兄弟今莊
公與齊侯不與共戴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之
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夫狩者馳騁田獵其為
樂音下主乎巳一為乾音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何
者弟一殺也所以自左臆射之達於右鬪中死疾辭

者弟一殺也所以自左臆射之達於右鬪中死疾辭

繫故乾而豆之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
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王氏曰公及之
數矣前欲著其宣淫而無忌憚不元年以來因與
公行始得一也狩以奉祭祀與深罪之且不可
況其親之仇乎非待地且訊况與越境而與仇人
氏曰於之本國而無非待地且訊况與越境而與仇人
也彼國於地乎無蓋惡之心矣汪氏曰公羊記之
之盟將會公是謂曹子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自
傷與齊為讐不能復也然則樵之待蓋亦與念及
此以否耶止

壬 莊王五年 齊襄九 晉緡十六 衛惠十一
辰 八年 曹莊十三 陳宣四 杞靖十五
儀 五 閔三 秦武九 楚文王熊賢元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穀梁傳師而曰如衆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師者衆多之地按齊詩載驅刺襄公無禮義盛其
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之詩也其三章
曰汶水湯湯反失章行人彭彭必亡魯道有蕩齊子
翔翔彭彭者多貌也朱子曰魯道適魯之道也
貌言行人之多其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儻儻
以見其無恥也朱子曰儻儻表
反魯道有蕩齊子遊遨儻儻者衆貌也朱子曰儻儻
遊遨從翔翔言無曰會曰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
忌憚羞愧之意

川
八
全

師羞惡去聲之心亡矣夫人之行去聲不可復扶又制
矣春秋事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
也孫氏曰直曰如齊師不為會禮也高氏曰不言
以其無名乃與師而出託以侵伐之事文姜於是
會之而此會禱享祝立皆歷日而返故書月至此
歷月而返故止書時注氏曰載軀詩云載驅薄薄
簞弗朱翰四驪濟濟垂害亦言齊襄車馬之盛
然從者之衆多又可知矣詩人詠嘆其多且盛而
諷刺之意不可掩矣
邪公作倪黎左作萃

秋邾黎來來朝

左傳名未王命也公羊傳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
則曷為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黎來微國來者何名也其
名何微國也穀梁傳倪國也黎來微國來者何名也其
首也杜氏曰附庸國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

以為小邾子

邾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中國
附庸例書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書名
邾黎來介葛盧是也能脩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
以王命為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高氏
服景伯云蠻夷邾莒則邾又其陋者也而能自進
於禮當時齊魯宋衛以列國為天下望而日以敗
亂入於夷狄蓋有愧於黎來矣故書黎來而朝以
形於中以示幾焉張氏曰黎來宋仲義云黎來之
役也則邾蓋宋之附庸非曰黎來也而不得與邾儀
父同稱字者蓋邾之別以名未成國謂之邾儀父
然次工字者邾之別以名未成國謂之邾儀父
附庸字者方三十里者邾之別以名未成國謂之邾
介同稱字者方三十里者邾之別以名未成國謂之邾
而邾則稱字者方三十里者邾之別以名未成國謂之邾
子其來朝五日朝廬陵李氏曰昭以僖七年書小邾
其後復役於宋故宋仲義曰滕薛昭吾役也其不

王人子突救衛

善救始此左傳六年春王人救衛公羊傳王人若何
 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繁諸人也
 為繁諸人王人耳穀梁傳王人卑者何稱名貴之也
 不書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程子曰王人微者也
 命也

王人微者社氏曰王人微者而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子突
 其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褒
 救衛也徐乾曰當直稱王人而拒諸侯故貴之朔
 其兄使至於死罪固大矣然其父所立諸侯莫得
 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
 抗王命以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貶而稱人王人之

微嘉而書字孫氏曰王人微者而稱字尊王命也
 古者唯其所有曰伯仲叔季所以重諸侯而稱字尊王命也
 者唯春秋所稱而稱之曰天子突則不稱父者有也
 定春能禁為貴之曰天子突則不稱父者有也
 憤赫然以誅衛為事而諸侯未足效王所為也
 天子故復託正於子突存突而正王命也
 也者故復託正於子突存突而正王命也
 衛者天討之所當加而子突存突而正王命也
 一國經王旅之出帥而合司馬九伐之法者惟此一事
 有所以雖微者帥而合司馬九伐之法者惟此一事
 有國子之受之於父而承其父之命以救之者惟此一事
 侯世子命之而立於父而承其父之命以救之者惟此一事
 以王命之而後得繼承於或無嫡嗣以庶子為嗣亦
 殺其兄而篡居其位旋為國人所逐而王命之者惟此一事
 得罪於五國以奔義亂常於王所與則命于王而王命之者
 立矣今五國師而納君於衛所與則命于王而王命之者
 輔之卒敗五國師而納君於衛所與則命于王而王命之者
 逆明王人在上以明君臣之分而正五國無王之戮而
 尊王人在上以明君臣之分而正五國無王之戮而

常期之罪亦無所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用兵大
事而委諸子弟使無成功故書人以譏之何氏曰
子突卒不能救遂為天下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
笑故為王諱使若遣微者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
敗論事而不計理也使諸侯苟顧逆順之理子突
雖微自足以申王命矣彼既肆行莫之顧也雖天
子親臨將有請從如祝暉者恒公見左傳况其下手
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人也其亦不幸焉爾矣幸
不幸命也守義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宋
日法者天理之當然君子行故其褒貶如此汪氏
之而吉凶禍福有如此年子突救衛乃王室之救患
秋書救二十有三此年子突救衛乃王室之救患
而討不也正也一經之六年救許十五年救徐元年
元陳九年救鄭成六年七年救鄭襄五年救陳皆
救陳九年救鄭成六年七年救鄭襄五年救陳皆

所以著伯主之救中國而攘夷狄也楚人救衛
公之貞也師救鄭則罪中國相也狄救齊則傷中
在望國也狄救齊則傷中國相也狄救齊則傷中
救在望國也狄救齊則傷中國相也狄救齊則傷中
也救在望國也狄救齊則傷中國相也狄救齊則傷中
其救在望國也狄救齊則傷中國相也狄救齊則傷中
次救在望國也狄救齊則傷中國相也狄救齊則傷中
遷怒也其救齊則傷中國相也狄救齊則傷中
考其書法不曰救者非道則譏其台遂患之怯也
知矣○廬陵李氏始曰吳則輕重之權衡見矣
王下士瑕○廬陵李氏始曰吳則輕重之權衡見矣
朝下士瑕○廬陵李氏始曰吳則輕重之權衡見矣
士下士瑕○廬陵李氏始曰吳則輕重之權衡見矣
出也但但善人故則非也通羊以春秋之終世變又
人左氏以序公侯之義上則以尊王命耳至春秋之
同於下氏以序公侯之義上則以尊王命耳至春秋之
始於王之救衛則終於吳文也又曰通經救凡書救
者皆善救者善則終於吳文也又曰通經救凡書救

選賢與能而不拘大人世及之禮雖以正取國未
之貴也况殺其兄又逆王命乎故衛朔書名書入
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
內則莊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張氏曰名之
同寡逆之罪書至蓋公至自唐之意王誅若行齊
魯宋衛皆當誅故書至是以危之也家氏曰出而
必告于朝禮也歸今公之舉而二罪從之將何辭以
衛又敗于師禮也歸今公之舉而二罪從之將何辭以
有九自致者五議也其不至也臨川吳氏曰莊何辭以
氏曰去其致者五議也其不至也臨川吳氏曰莊何辭以
抗王師考其冬伐衛今年秋始至十有四常事不書注
致會不得意致伐而惡自著○劉氏曰公羊云得意
君秋以二公子之立黔年所為不非九例之公羊云
有罪今期不見君而黔年所為不非九例之公羊云
李氏曰春秋書奔君復國皆稱復豈春秋意哉廬陵
侯鄭衛侯皆與其復也循初入夷儀不稱歸未

得國也獨衛侯判之入衛與鄭伯突入櫟同文故
穀梁曰齊景公逐陽生而立諸侯繼世有父命則得
書即而立齊景公逐陽生而立諸侯繼世有父命則得
像壽而陳一也東之而陽生與洩立於年一
命則期以獨無父命乎由是觀之則雖有父命而亂
倫失正又當始則君命為好
重矣胡氏謹始則君命為好

類

○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公)穀作寶

左傳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公羊傳比衛寶也
則齊人曷為來歸之衛人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稱
齊人何讓乎我來歸之也其讓乎我來歸之也
之力魯侯之力也穀梁傳以齊畜之則殺分惡於
齊也使之如齊而梁我然惡戰則殺分惡於
俘者二傳以為寶按商書稱遂伐三朥反叢俘厥

寶王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說文俘軍所獲也孔氏曰俘取也王氏曰俘者虜其軍實也寶者所得重器也俘當即獻之齊人歷秋冬而後歸知其必寶器也言齊歸衛寶則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注氏曰朔俘則知非得於黔牟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天以弟弑兄臣弑君篡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反于春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聲去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世衰道微暴行去聲交作徇于貨寶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於篡弑奪攘則不厭也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墜

戒明矣茅堂胡氏曰歸衛寶小事也春秋何以存孫氏曰此衛寶也其言齊人歸之者齊本主兵伐衛故衛寶先入于齊高氏曰朔之奔齊侯容之其入也齊侯連諸侯納之故以寶賂齊而齊以之三國馬故主齊言之而曰來歸衛寶則同黨之罪冬有所歸而齊為首惡家氏曰桓莊二公皆黨篡逆以要厚賂宋之鼎賂之禍魯齊陳鄭之立晉平陵李氏曰春秋嚴賄賂之禍魯齊陳鄭之立晉平公以却鼎也魯齊宋陳蔡之納朔成也以衛寶也晉平公是以三役者皆定篡弑也與崔杼成也即鼎書取蔽罪也魯也於魯也於衛者皆定篡弑也與崔杼成也即鼎書取蔽罪也氏曰公羊云是衛主及諸侯則不必書所重丘之盟書也按列無有改其衛人歸之稱齊人者煩曲諒我附錄而左傳楚文王伐申過鄧初侯曰吾甥也止三甥曰亡之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壘許其及圖之乎圖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壘許餘對曰若不從子伐鄧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

甲 莊王七年 齊襄十一年 晉緡十八 衛惠十七

曹 莊十五年 陳宣六年 杞靖十七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傳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杜氏曰防魯地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左傳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兩階也公羊傳恒星者何列星也列星不見則何以知夜之如雨者何何如星雨者非雨也非雨則何以知為謂之曰星也春秋曰雨星不及地盡而復君子脩之曰星也如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

隕也如雨是夜中與春秋著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星之不見著於上見於下謂之曰星也杜氏曰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向微蓋時無雲日說於上見於下謂之曰星也杜氏曰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向微蓋時見而云夜中者以昏沒恒星不見

恒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衆也 啖氏曰星隕如雨之多李陵云謀臣如雨皆言多爾孫氏曰恒星如星之常隕者常見也臨川吳氏曰恒星謂有名之經星言隕無名者亦無也 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為法

度廢絕威信凌遲之象著矣何氏曰列星天之常儀
 夏之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主
 儀狼注主持衡平也皆注之宿當見參伐主
 象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侯擅權賊
 莽居攝前漢書永始二年二月星隕如兩長二丈
 南行四百里如河平二年封王譚為平阿侯商為
 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
 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劉向言五侯皆僭
 盛門作威福擊斷自恣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
 其門平帝元始五年安漢公主莽漢之宗支掃蕩
 弑帝太皇太后詔莽居攝踐作莽
 幾盡天之示人顯矣春秋謹於天象至矣宋氏曰
 晝星不明於夜天道常理今夜有日光常星不見此
 陰運將終而伯統方君臣不臣之應也張氏曰蓋
 王之紀綱法度掃滅殆盡矣江氏曰此堯舜禹湯文
 乃天網常經也是時王綱廢弛列國爭衡故天變
 相凌駕之證也

秋大水無麥苗

應之經書星變者四此年星變以王人不能
 國之兵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也文十一年
 以桓文亦熄而宋齊晉之君皆有禍亂也昭公
 年星孛以王朝庶孽奪正而交於諸侯皆為
 也哀十三年星孛以強吳爭伯而中國諸侯皆
 廬陵李氏曰此皆變之象先見星隕而後也
 之異者蓋星在天有象先見星隕而後也
 霜皆隕而後見也劉氏曰星而後見其隕石與
 也穀梁以如猶而兩言星隕也記乎雨亦非也
 隕為異耳以夜中而兩何足記乎又曰著於上
 下謂之異耳以夜中而兩何足記乎又曰著於上
 也有言又曰星隕則於下不見於上
 秋以言星隕則於下不見於上
 若實尺而復無為不書也

左傳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公羊傳無苗則曷為先
 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
 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無麥苗

麥苗同時也杜氏曰周之秋今五月平地出水漂熟
 麥及五稼之苗何氏曰苗者禾也生日苗秀曰禾
 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
 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張氏曰書大水
 文姜宣淫陰盛不制之所致也周之秋今五月
 熟苗將秀因水漂灑故麥與苗俱無食之先有
 穀不登禮謂之數杜氏曰洪範八政食為之先
 以重民命為聖人錄之劉氏曰左氏云不害嘉穀
 無麥苗矣猶謂不害嘉穀何益於教乎公羊云曷為先言
 耳言不害於嘉穀不害嘉穀於教乎公羊云曷為先言
 若一災不書豈愛民之謂乎審麥如待
 無麥乃書無苗則何不曰無苗麥乎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杜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杜氏曰穀齊也濟北穀城縣

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
 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明年無
 知弑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張氏曰文姜元年
 自至今詳書于策敝筭載驅錄于齊論其時世
 與衛之政兄弟也蓋不特周公康叔之盛而其子魯
 先王之政兄弟也蓋不特周公康叔之盛而其子魯
 俗薄之政兄弟也蓋不特周公康叔之盛而其子魯
 取之與政兄弟也蓋不特周公康叔之盛而其子魯
 魯事者不剛夫二南之風后妃不待閑而德足以
 化天下後世閑夫二南之風后妃不待閑而德足以
 一載驅刺襄公而皆曰魯道有蕩不氏曰齊詩南
 山莊不能防閑其母曰嗟稱魯其威儀一則曰夫
 無所不至若曰獨此耳聖人於春秋一則曰夫
 人姜氏會齊侯不容諱其垂戒豈不遠哉

七

九

